



世界历史故事

(二十六)

刘明军 主编



目 录

彼得一世同反改革派的斗争	员
彼得大帝割胡剪袖	猿
彼得大帝绞杀叛军	苑
彼得一世处死儿子的故事	苑
真有《彼得大帝遗嘱》吗？	園
彼得一世同反改革派的斗争	園
彼得大帝割胡剪袖	緣
彼得大帝绞杀叛军	園
彼得一世处死儿子的故事	源
真有《彼得大帝遗嘱》吗？	源
沙皇俄国凯觐波罗的海	源
俄国争夺出海口的早期海战	源
乌克兰哥萨克起义	缘
佩列雅斯拉夫协定	缘
俄波战争第一阶段	缘
俄波战争第二阶段	源
安德鲁索沃停战协定	源
北方战争	源
尼斯塔德和约	苑
“ 贵族的女皇 ”：叶卡特林娜二世	苑
普加乔夫起义	苑
十二月党人的秘密组织	缘

十二月党人起义	281
斯佩兰斯基改革	282
奥地利玛丽亚·特莱西娅的全面改革	283
约瑟夫二世的改革	284
奥地利近代化的开端	285
西班牙全民起义和中央洪达	286
游击战争和加的斯会议	287
费尔南多复辟	288
希腊 1821年起义和独立战争	289
土耳其对希腊起义的疯狂镇压	290
希腊独立战争的胜利	291
第一次瓜分波兰	292
第二次瓜分波兰	293
第三次瓜分波兰	294

彼得一世同反改革派的斗争

彼得一世改革触犯了世袭贵族和教会的切身利益，引起了旧贵族和反动僧侣的不满。改革自始至终是在同反改革派的激烈斗争中进行的。处理皇太子阿列克塞案件使这场斗争在到高潮。

阿列克塞生于 1689 年，是彼得一世和他的第一个妻子叶夫多基亚·洛普辛娜的儿子。他从小不和彼得生活在一起，彼得不喜欢他的生母，父子之间一直很不融洽。反对改革的旧贵族和神甫们紧紧聚集在阿列克塞周围，形成一个“太子帮”，经常向皇太子灌输仇视改革的情绪。他们企图利用阿列克塞反对彼得改革。

阿列克塞充当了反改革派的总代表，表示一旦他当了沙皇，就解散军队、毁掉海军，恢复祖先施行的旧秩序。彼得一世多次争取皇太子支持改革事业。他置若罔闻，不听劝阻。彼得向阿列克塞严厉指出，如果不愿继承自己的改革事业，就要他出家，去当牧师。阿列克塞在密友基金的策划下，行韬晦之计，表示不继承皇位，愿当牧师。

1697 年，阿列克塞逃到维也纳，请求奥皇查理六世援助，夺取帝位。查理六世把他窝藏在那不勒斯高山上的圣·哀里莫城堡里。1698 年，彼得派心腹、富有经验的外交家鲁勉采夫和彼得·托尔斯泰到奥国交涉，要求奥皇交出阿列克塞。9 月，他们见到了皇太子，面交了彼得命令他回国的亲笔信。彼得在信中说：“如果不回国，就以叛徒论处”。1699 年 1 月，阿列克塞回到莫斯科。



在莫斯科期间，彼得亲自审问了阿列克塞。猿月，阿列克塞和他的同谋者被押关到彼得堡，继续受审。远月 圆日，彼得政府组成 员人的最高法庭，宣判皇太子犯了借助外国军队，企图阴谋暴动，颠覆国家政权，篡夺皇位罪，处以死刑。远月 圆日，阿列克塞死于彼得·保罗要塞狱中。其他同谋者，有的被判处死刑，有的被流放和监禁，反改革的太子帮遭到了失败，彼得政权得到巩固，改革得以继续进行。

员年 圆月，彼得为避免阿列克塞事件重演，宣布“取消长子继承权”，规定今后由沙皇自己挑选满意的继承人。

对彼得一世学习西方，实行改革，从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维护专制政体的俄国贵族历史学家尼·米·卡拉姆辛说：“彼得一世实行欧化政策，进行改革，是“丢掉了民族精神”。斯拉夫派代表伊·基列耶夫斯基谴责彼得走西方的路“是错误的和危险的”。西方主义者代表波·卡达耶夫同斯拉夫派的观点完全相反，认为彼得学习西方、实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他说：“在彼得以前，俄国是野蛮的、愚昧的，或者说，纯粹是一张白纸，只有彼得才在这张白纸上画上了图画”。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赫尔岑、杜勃罗留勃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把彼得改革看成是革命，认为彼得是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彼得改革是在极端落后的农奴制条件下进行的。他开办手工工场使用的劳力、资金，建设军队征召的士兵、使用的军费，以及开凿运河和兴建彼得堡等，都是农奴承担的。所以，他不会也不能废除农奴制度。员年，他发布命令说，对农奴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来出卖”。在彼得改革后，俄国既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大工业，也没有建立起象西欧那

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俄国仍然是一个落后于西欧的封建农奴制国家。

但是，彼得一世改革对俄国的发展具有进步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俄国的落后面貌。马克思曾指出：彼得大帝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彼得所实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保护了俄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俄国资产阶级的诞生和成长。彼得改革是俄国的代化的开端。他在各方面取得的成就，在他的先辈米哈依洛维奇时期，在费多尔和索菲亚时期，都是不曾有过的。列宁曾明确指出：“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彼得一世改革具有进步性。

彼得大帝割胡剪袖

从波兰返回俄国的路上，彼得的脑子里反复琢磨着两件大事：一是如何彻底解决“祸乱”朝政，在他执政的道路上不断设置障碍的射击军；二是怎样缩短俄国同欧洲强国之间的差距。前一件事好办，后一件事最难。

回想在欧洲各国的所见所闻，彼得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国家的兴盛，既要靠强大的军队，更要靠聪明智慧、具有新思想的臣民。欧洲一些国家之所以先进，主要原因是人民具有新思想、新观念，敢于冲破旧框框的束缚，连穿着打扮、仪表举止也比俄罗斯人文明。当他一踏上俄国土地，这一感受就越发强烈。沿途庄稼荒芜，房舍低矮破旧，街道肮脏零乱，农夫们面黄饥瘦，衣不遮体。俄罗斯人正处于浑浑

噩噩的状态中。必须改变这种状态。

1795年12月1日晚，彼得悄然回到莫斯科。他一反常规，既不让宫廷举行盛会欢迎，也不去见妻子叶芙朵基雅·洛普欣娜，而是绕过克里姆林宫，去看望老朋友戈登，又到情妇安娜·蒙斯那里呆了一会儿，而后下榻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村宅邸。

第二天清晨，文武大臣、领主、贵族纷纷前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村觐见皇上。彼得对他们表示异乎寻常的热情。大臣们要向他行跪拜礼，他连连摆手，笑着说，从今日起，凡见朕者，一律免行旧式朝见的跪拜仪式。“为答谢诸位先生和将军们祝贺朕出访归来。我要送给你们一件特殊的礼物”。说着，他走近统帅军队平息了射击军叛乱的谢英面前，捋起他的大胡子，抄起剪刀，“咔嚓”几下，就把他的胡子剪掉了。在场的人还没回过味来，他又转到“公爵皇帝”罗莫丹诺夫斯基跟前，揪起他的胡子就是几剪刀。这一出乎意料的举动，吓得在场的人目瞪口呆。有人本能地捂住下巴，有人不由自主地向后移动。彼得一见，把剪刀扔在地下，吼叫道，“请你们自己动手吧！一个也别想溜掉！”领主和贵族只好乖乖地拾起剪刀，剪掉了自己的胡子。

缘天以后，沙皇又对另一些官员的胡子动了一次“手术”。这是在谢英大元帅家举行的宴会上。这一次不是他亲自动手，而是由侍从、小丑代劳。为庆贺割胡的成功，彼得还下令鸣礼炮 10 响。

割胡子，本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在当时的俄国，却是破天荒的大胆举动，是彼得决心在俄国破除陈规陋习，转变人们观念的开端。在他看来，胡须是宗教、迷信、

偏见和旧势力的象征。他要带领俄国臣民朝着欧洲的文明方向迈进，就必须先拿胡须开刀。

俄罗斯人历来把胡子看作是上帝赐给男人“最珍贵的装饰品”，是他们区别于外国人的一种“特殊标志”。谁胡子长，谁的品德就高尚；谁的胡须最密，谁就最威严。有些人还把胡子当作升官发财的资本。莫斯科大主教阿德里安甚至把没留胡须的人比作“公猫、公狗或猴子”。俄罗斯人一进入成年就开始蓄胡须，直至“带着胡子去见上帝”。现在，突然间要割掉胡子，岂不是要他们的命”

割胡子之风乍起，教会旋即宣布：“割胡须的作法是一种亵渎神灵的罪孽，迟早要受到上苍的报应。”上流社会的贵妇们也因被剪了胡子的丈夫而跪在圣像前，祈求上帝保佑全家平安。平民百姓在万般无奈、必须割掉胡子的情况下，“也要把割下的大把胡须小心保存起来，以便在他们死后让人放在棺材里，作为去出席最后审判时的证据”。

推行像“割胡”这类微小的革新，竟然遇到了如此大的阻力，足见俄罗斯人陋习之深，思想之守旧。彼得越想越恼火。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否则，此后的一切革新，都将无法实行。于是，他把罗莫丹诺夫斯基、谢英、戈洛文、戈洛夫金、戈里津、戈登、缅什科夫、列福尔特等众亲信召集在一起，严肃地对他们说，如果你们不想俄国落后，就必须遵照我的命令行事。“这是政府的一项新政策，懂吗？”你们知道外国人是怎样看待俄罗斯的？人家早已把俄国说成是“毫无生气的老人国”。随后，他颁布了一项法令，宣布：“割胡子是全国臣民对国家应尽的义务。”

但是，仍有许多人进行顽强抵制。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农



民，他们宁愿用布把下巴围起来，也不愿剪去比性命还宝贵的胡须。为此，彼得命人起草了一份诏书，其中规定：凡不服从沙皇旨意而想留胡子者，将视其社会地位缴纳一定税金。富商每年交蓄胡税 1000 卢布；领主、贵族和高级官吏每年交 200 卢布；听差和车夫 100 卢布，农民进城时每次交半个卢布。沙皇当局还特制了一块小铜牌，挂在留胡子人的脖子上，作为已缴纳此税的凭证。如果有人付不起税款，则送去服劳役，以其劳动所得予以补交。许多人因为怕花钱，每到一个地方还要接受严格的检查，实在麻烦。所以，除了神职人员以外，留胡子的人就越来越少了。

割了胡须，俄罗斯人显得精神多了。但是，他们身着古代拜占廷式的长袍，外面罩着一件带长袖的坎肩，与没有胡子的面容相衬，既不美观也不协调。而且，走起路来呼呼作响，干起活来拖拖拉拉，实在碍手碍脚。彼得对此深恶痛绝，早就想动手了，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一天，彼得出席列福尔特举行的家宴。正在客人们举杯畅饮的兴头上，他悄悄离座，趁客人不备，撩起他们的袖子就剪了起来，一边剪，嘴里还一边嘟噜着：“长袖子太碍事，到处惹祸，不是碰碎玻璃杯，就是蹭人一身汤。剪下来这一段，拿回家做一双长筒袜吧！”在场的人被弄得莫名其妙，半天也不明白皇上为什么要剪他们的袖子？这一次彼得倒是没有发火。他耐心地说，在国外访问时，俄国使团的装束到处引起了“看热闹人的冷嘲热讽”。“如果我们要大踏步地前进”，就“应该穿上不妨碍身体活动的服装。”

1706年 1月 源曰，彼得为此发布了一道敕令：“特权贵族、朝廷命官、莫斯科及其他城市的官吏必须身着匈牙利服

装，外面袍子的长度要到腿上的松紧袜带，里面的衬衣也要保持同样的长度，只略短一些即可。”同年源月 日的一道敕令又进一步规定：“为了国家以及军事机关的荣誉，凡男子，除神职人员、马车夫和种地的农民外，一律要穿匈牙利和德国式服装。”年的敕令又对过去的规定作了补充：“男子要穿短上衣、长腿裤、长靴、皮鞋和戴法国式礼帽，穿法国式或萨克森式上衣。女人要穿裙子、欧式皮鞋，戴高装帽。”为使这些规定得以执行，政府有关部门还在全国一些城镇举办了新式服装和鞋帽展示。同时，制订了相应的处罚条例。沙皇本人也亲自动手，把过长的衣袖剪短，并亲手制做一双皮靴。

没过多久，所有的特权贵族和朝廷命官，在正式场合都遵照沙皇敕令，穿上新式服装。尽管有些上了年纪的达官贵人常常诉苦说，穿这种新式服装“不适合俄国寒冷的气候”，但他们也不过是在背地里发发牢骚而已，谁也不敢当面提出异议。

彼得大帝绞杀叛军

“割胡剪袖”不过是彼得出访归来后首先着手做的一桩“小事”。他做的第二件事不仅意义重大，而且事隔很久，只要提起它还令人毛骨悚然，这就是绞杀曾多次“危害”他的射击军。

照彼得的说法，射击军不仅是因为缺乏训练，没有战斗力，在整体素质上表现出野蛮和落后，而且因为他们“不是军人，是一群盗贼、流氓、无赖和祸根”。早在他登基的那

天起，射击军就不断制造事端：是他们支持索菲娅在克里姆林宫门前残杀了纳雷什金家族 源多人，并将他降为第二沙皇，以至赶到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村“过体面的悠闲生活”；当他亲政时，是射击军支持索菲娅发动宫廷政变，企图加害于他；又是射击军在他出访前夕预谋刺杀他，试图阻止俄国人向国外学习富国强兵经验；还是他们在他出访期间，在首都及外地发动军事叛乱，迫使他提前结束在国外的访问，匆匆赶回国内。彼得一想起这些，就对射击军恨得咬牙切齿。至于射击军为何总要与他作对，彼得根本不愿意去想。他认为，作为军队，服从命令，听从调遣，效忠皇上，是天经地义的。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最初，射击军为了便于从事工商业，只担负守卫京城的任务，不必上前线打仗，也不用远离妻儿去镇守边疆。这是历代沙皇所赐予他们的特权。但是彼得执政以后，为实现其宏图大业，取消了射击军的这些特权，要求他们离开莫斯科，和作战部队一样完成军事任务。1725年初，彼得下令从莫斯科抽调一部分射击军，参加远征亚速的战斗。1725年秋，俄军攻占亚速后，彼得的嫡系部队返回了原驻地，却将 源个射击军团队留下保卫亚速要塞，不让他们返回莫斯科。不久，又将他们调往俄国西部边境的大卢卡地区戍边。此后，其余留守莫斯科的射击军也被调到了亚速和俄国西南地区，镇守边疆。这样一来，射击军士兵不仅本人长期过着艰苦的兵营生活，承担着繁重的军务，而且留在莫斯科的妻儿老小，因为失去了经济来源，也“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他们无时不在向往着索菲娅时代所享有的特权，急切盼望着回莫斯科重操旧业，以供养处

于贫困交加中的妻儿。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落空了，由此引起了他们对彼得政府的怨恨。

1705年11月，从亚速开赴立陶宛边界的 一个射击军团队的 1500名官兵，擅自离队，上莫斯科请愿示威，向政府诉说他们勤务太重，又领不到军饷。政府为平息射击军的怒气，答应补发薪饷，并勒令他们立即返回边防驻地。此事表面上业已结束。12月10日，掌管朝政的罗莫丹诺夫斯基将射击军闹事的情况禀告正在维也纳的彼得。彼得获悉后，当即回信罗莫丹诺夫斯基：“不要胆怯得像个娘儿们……不必对射击军讲究慈悲！对于这场大火（指射击军——引者）除了扑灭，别无他途”。他表示，将立即结束在国外的学习和外交事务，迅速赶回国内，“采取您所想象不到的措施，来惩罚射击军！”

在罗莫丹诺夫斯基给彼得写信的同一时刻，赴京请愿的头目图·普罗斯库里科夫等人并没有随多数射击军立即返回防地，而是留在莫斯科，暗地里通过彼得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姐姐玛尔法·阿列克谢耶芙娜上书索菲娅，陈述射击军的痛苦遭遇，希望得到索菲娅的同情和支持。索菲娅也想依靠射击军，结束在诺沃杰奇修道院的幽禁，东山再起，重掌朝政。她回信射击军代表，要他们返回莫斯科，乘彼得在国外之际，夺取政权。在索菲娅的鼓动下，射击军代表一回到大卢卡，就开始了军事叛乱的准备。士兵们撤掉了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军官，推举一些可靠的人担任指挥官。12月10日，1500余名驻俄国西部边境的射击军，全副武装向莫斯科进发，企图恢复旧秩序，维持他们原有的特权，“请索菲娅公主重新执政”，并计划在彼得回国的路上，将他干掉。射击



军的行动得到了一部分旧贵族和教会僧侣的支持。当他们到达新耶路撒冷（距莫斯科约 缘俄里的伊斯特拉城）时，被谢英和戈登率领的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军团和谢苗诺夫斯基军团击败。参与叛乱的 员名主犯被判处绞刑，员名骨干分子被施以鞭型，名胁从者被放逐到全国各城市。这次审讯是在彼得未归国前，由谢英主持的。

彼得回国后，深入地调查了射击军的叛乱情况，仔细研究了有关镇压和审讯射击军犯人的材料。他了解的材料愈多，其不满情绪就愈强，对射击军的仇恨也就愈深。他认为，对“这帮恶棍们”的惩办过于仁慈，而且审讯人员在没有查清闹事者的真实目的，以及与本案有密切关系的“幕后势力”，即“米洛斯拉夫斯基播下的种子”以后，就仓促处决了首要分子。“这些人死了，就把朕最关心的秘密带走了。”彼得决定重审此案。他对戈登说，“我来审问他们，要比你们严厉得多。”

彼得首先成立了一个由特权贵族组成的审讯委员会，接着下令，将参与叛乱的 员名射击军官兵全部押解到莫斯科，分别关进莫斯科各监狱，而后，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村准备了 员间刑室，再分批将犯人押来进行“最严厉的审讯”。

对犯人的量刑，在审讯前就定下了：“他们犯上作乱，不听调度，仅此一条罪行就足以处他们死刑。”沙皇之所以重新对他们审讯，除了要查清所谓幕后的皇室成员、部分旧贵族和宗教界僧侣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铲除一切阻碍他前进的黑暗势力”，并以此向世人表明，他的权威和意志是绝对不可侵犯的。

审讯从 1799 年 12 月 1 日开始，除礼拜天和节日以外无一天停顿。刑室里放着一盆炭火，只要犯人不肯回答问题，或者在事实面前拒不认罪，便将他们的手腕吊起来，用九尾鞭抽打，直至皮开肉绽。受刑者昏厥过去，医生设法使他们苏醒。如果他们仍不开口，即施以吊刑，用火红的木炭插进裂开的肌肉，或用烧红的钳子折断肋骨。犯人身上流出的脓血和烧焦的烂肉散发出的怪味，以及犯人发出的嚎叫和呻吟声，搅和在一起，弥漫着刑室，“以至溢于牢墙之外，甚至连刽子手也感到厌倦和憋得喘不过气来”。唯有彼得毫不厌倦。他时常坐阵审讯现场，亲自提审，有时从刽子手中夺过皮鞭，使劲抽打已奄奄一息的受刑者。阿德里安大主教手捧圣母像，乞求皇上对迷途的射击军发出怜悯之心，而彼得却冲着他大声吼叫道：

“滚！把圣像放回原处。告诉你，我和你一以基督生日为一年之始。俄国人历来遵循的是拜占廷的传统纪年法，它以每年 12 月 1 日为一年的开端。据说，这是上帝在耶稣诞生前 4000 年创造世界的日子。用儒略历纪年，到 1799 年 12 月 1 日这一天，按旧历计算，正好满 4000 年零 1 个月；按新历计算则是 1799 年元旦。

为庆祝实行新历法后的第一个元旦，彼得下令，调集驻莫斯科郊外的各步兵团到红场，架起 100 多门大炮鸣礼炮 24 响，同时又诏令莫斯科领主、豪绅巨贾，“凡有小炮者，应在其庭院中施放小炮，有火枪或其它小型枪支者，应鸣枪 24 响；有爆竹者，有多少放多少。”元旦前两天，彼得就兴致勃勃地向宫廷侍从用松树、枞树和桧树枝，把克里姆林宫大门装饰一新。元旦这天，他和侍从及皇室成员彻夜不眠，燃

放烟火。

彼得将俄国人沿用多年的历法改为欧洲多数国家通行的纪年法，不仅使用方便，且容易记忆。但这却是对东正教和俄国旧风俗的一次大的冲击。按教会一些人的说示，这是“对上帝的亵渎”，是“对我主的不敬”，是对俄国百姓感情的伤害，由此引起了教会和俄国人民的不满和忌恨。据莫斯科侦察机关呈递沙皇的报告说，新年过后，在莫斯科不少街巷里，秘密集会、诅咒皇上的人日益增多。特别是教会的神甫所发表的言论最具煽动性。一个神甫激昂地说：“沙皇割掉别人的胡子，和德国人勾勾搭搭，他所信仰的是德国人的宗教。”另一个神甫接着说：“沙皇过着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他星期三和星期五照常吃肉（东正教规定这两天忌食肉类——引者注），也不遵守圣菲力浦的封斋期。他下令所有的人穿德国服装。……他在 1793 年 1 月 1 日下令庆祝新年，从而违背了神圣的先祖们立下的誓言。上帝的年历被毁坏了，现在遵循的是魔鬼的年历。”彼得看了这份报告，默然置之。他现在无心听这些“老朽们在那儿胡言乱语”，因为他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办。

1793 年元旦过后，彼得一边焦急地等待着乌克兰英采夫从君士坦丁堡发来消息，一边加紧调兵遣将。只要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消息一到，他就立即向瑞典宣战。然而，他等到的却是从坦波夫地区送来的密报。1793 年初夏，一些不满沙皇改革的宗教界僧侣，聚集到坦波夫主教区伊格拉吉依的所在地。他们摇唇鼓舌，历数彼得执政以来的“种种罪行”。伊格拉吉依“深有同感”。于是勾结当地有名的大贵族霍凡斯基公爵，秘密策划，准备在彼得率军同瑞典开战之前，将

他刺死。彼得得此密报，下令普拉奥布拉任斯基政厅（专门审讯国家重大政治案件的机构）负责查办。结果，伊格拉吉依等几十名宗教僧侣被流放到遥远的西伯利亚；霍凡斯基公爵等人被关进监狱。

彼得虽然对教会一向没有什么好感，但对它还是比较宽容的，没有采取过激行动。他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笃信上帝，而又愚昧落后的国家，是不能没有宗教信仰的。宗教是慰藉人们心灵、安定社会的“良药”，因此，只要教会忠于皇权，不干涉世俗事务，就应该尊重它的地位。彼得相信上帝的存在，也常去教堂和修道院祷告。但是谈不上他究竟信仰哪种宗教。俄国居民中绝大多数信仰东正教，少部分人信仰伊斯兰教、犹太教和新教。除了东正教被尊为国教以外，其他宗教也允许存在。日耳曼村就是一个来自欧洲各国、信仰不同宗教的外国侨民杂居地。彼得在青少年时代常去那里，结识了许多外国朋友。列福尔特、戈登、廷麦尔曼、勃兰特等人都是新教教徒，但是，彼得并没有因信仰不同而排斥他们，相反，却予以充分尊重和信任。事实证明，这些人帮助彼得战胜索菲娅，推进俄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效尽了犬马之劳。还有，沙菲罗夫是犹太教信徒的儿子，彼得照样予以提拔、重用。至于对异教国家的政治制度、科技文化、风俗习惯，乃至服饰、饮食，彼得认为，只要有利于俄罗斯的文明进步，都应该学习、吸纳。

但是彼得又认为，“教会的使命仅限于在精神领域开展活动，绝不容许它干预政治”。“俄国的主人只有一个，即沙皇，而教会也必须听命于他”。坦波夫主教伊格拉吉依一案被揭露后，彼得决心乘此机会，对宗教“动一次大手术”

使它不再犯上作乱。

在彼得执政以前，俄国的君权与教权之争已十分激烈，最典型的事例发生在彼得的父亲、沙皇米哈伊尔·阿列克谢统治时期。米哈伊尔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制，保证教会为专制君权服务，任命大主教尼康（1651-1731）主持宗教改革。尼康出身于世袭大地主，曾任诺夫哥罗德教区主教，1686年，莫斯科大主教约瑟夫去世后，他继任其职位。尼康贪财、残酷、好耍弄权术。在骗取了沙皇的信任，主持宗教改革时，他不仅丝毫不触动教会的权力，相反，却极力主张教权高于君权。他甚至把大主教的权力比作太阳，把沙皇的权力比作月亮，并且背着沙皇擅自处理内政、军务。这同沙皇改革宗教的初衷背道而驰。1689年，沙皇召开了全俄宗教会议，严厉谴责了尼康的倒行逆施，撤掉了他的大主教职务，将其流放到北方的一座修道院，当普通修道士。

这次全权与教权之争，虽然皇权战胜了教权，但是并不意味着双方的斗争就此了结。实际上教会的势力仍然很大，它欲凌驾于君权之上、干预世俗事务的企图也未改变。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教会和修道院占有大片地产，拥有全国农业人口达1/3。它们逃避国家税收，制定自己的法律，买卖农奴，在修道院修筑防御工事，可谓国中之国。在彼得登基和挫败索菲娅政变时，虽然若尔辛大主教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反映了教会权力炙手可势。1700年，若尔辛大主教去世，由喀山教区主教阿德里安接任。为显示教权高于皇权，他又重弹尼康的老调：“沙皇的权力仅限于地上的人间……宗教界的权力则触及人世又及天庭”。他甚至在任职仪式上要求沙皇给他骑的驴牵缰绳。彼得感到这是对他的